

南海循史·闯海秘籍

在琼海潭门世代代在南海耕海牧渔的渔民中，流传着一句古语“自古行船半条命”。在他们祖祖辈辈征服南海的过程中，唯有一本名叫《更路簿》的册子助他们避开这些海上凶险。

这本小册子上，不仅记载着航行线路，还记载着通往南海途中的水流、风向和暗沙。每一代潭门人都会在《更路簿》上添加对南海的每一点新的探索，每一本《更路簿》的背后，都承载着一个老船长说不尽的闯荡南海故事。

岁月流逝，属于老船长们和《更路簿》的木帆船时代已经过去，老船长们在这些岛礁上的故事，已成了久远的回忆。

潭门89岁老船长卢业发： 每个岛礁都有讲不完的故事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磊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



老船长卢业发在翻看当年陪伴他行船南海的更路簿。

走进琼海市潭门镇草堂村卢业发家中堂屋，89岁的卢业发将那本祖传的《更路簿》和罗盘拿出后，随即展开一张1985年印刷的南海航海图，每个岛礁的官方地名后，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着《更路簿》上传统的地名。

“三圈、猫注、黄山马峙、鸟仔峙、罗孔……”卢业发在地图上一个个指出这些岛礁的位置，就像在数出家乡的道路名称，这位闯了一辈子南海的老船长心中，这一个个熟悉的岛礁名，就是他航海的坐标点，而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潭门老渔民对这地图的每个岛礁上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看风出发，立冬离港

“我14岁就跟着父亲出海了，后来当了船长，都离不开这本《更路簿》。”这位已经退休在家的老船长拿出那本祖父传下的更路簿，一半的航海生涯都承载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。

在帆船时代，每位掌舵的老船长人手一本《更路簿》。“掌舵的船长，要严格按照《更路簿》上规定的线路来走，将岛礁作

为定位点，到达一个岛礁后，再到另一个岛礁。”卢业发说，每年立冬之后，当南海上空刮起西北风，潭门渔民就借着风力出海前往西沙。在到达西沙海域作业一段时间后，继续前往南沙的船只只会继续向南行驶，直到新加坡，在祖国的南海上画上一个圈，赶在来年端午前赶回。

卢业发说，《更路簿》上标注的这些地名，就是船长们航海的坐标点，一更为10海里，用天干地支的方式标注了方位角度。驾船时，船长会用罗盘按照《更路簿》上记载的角度方位，让罗盘所对应的角度对准子午线，让船按照这个角度行驶，到达下一个岛礁后，再按照《更路簿》记载的角度更换行船方向，再行驶到下一个岛礁。如此连接下去，整个南海就顺利地绕一个圈，航行完毕。

在卢业发的记忆里，严格依照《更路簿》航行，都不会出错。在航行途中，只要盯住罗盘及时修正船的方位，即使稍微偏离一些，偏离的距离也不远，凭借着双眼就能看到要去的岛屿、珊瑚礁或海域。“视力好的船长，能一眼看出几十海里！”

太平岛上欢度春节

1947年农历10月，卢业发跟随船队出海，这是卢业发第一次来到南沙海域。卢业发所在的船队原本希望仅在西沙作业，但这艘船在西沙浪花礁附近作业时，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巨浪打断了一根方向帆桅杆，失去方向控制的渔船只能一边顺着风向向南进发，一边寄希望找到岛

礁停靠修理桅杆。船长按照《更路簿》的指引，不断调整方向，最终抵达太平岛。

“1948年的春节，我们是在黄山马（太平岛）上过的，除了从海里捕上的鱼，还有肉！”这一次，卢业发比较幸运，渔民们在太平岛上发现一所以前渔民所建的铁皮房子，铁皮房子附近有一口淡水井，还有一群家猪和山羊，但是找了一圈，岛上也没有人。这些家畜还未饿瘦，看来人走没有多长时间，他们一伙人就将猪和羊杀了，白天在礁盘附近捕鱼，晚上睡在铁皮房里，整整停靠了一个月，将桅杆修理完毕后，接着向大海更南处进发。

在风帆时代，打断了桅杆对渔民来说，就意味着渔船失去了动力和方向。多亏当时的船长对《更路簿》了如指掌，凭借着精湛的航海技术，找到一个岛屿停靠，这不仅意味着补给与休整，岛外的礁盘还是传统的作业点，更重要的是，岛礁为前往下一个岛礁进行航行定位。

“鸟仔”上的淡水越取越咸

那次离开太平岛后，卢业发所在的船队按照《更路簿》的指引，去到了南沙。

“越过奈罗上（今北子岛），奈罗下（今南子岛）后，我们去南沙附近海域捕鱼的下一个淡水补给点和捕捞点就是“鸟仔”（南威岛）。”在卢业发的印象里，南威岛尽管没有太平岛面积大，但上面从林密布，林子里还有一个水井。船长派人砍下成堆的木材，补充船上的灶台燃料。渔船在补充

完毕后，卢业发和另外两名渔民被要求留守在南威岛上。

白天，那两名渔民就地在礁盘上捕捞贝类、鱼虾，在岸上接应的卢业发负责将捕捞后的渔货简单处理后在礁石上晒干，不捕捞的日子，他们就砍伐岛上的树枝，在烈日下晒干，等待船只返回时做船上的燃料。在这期间，两艘同样来自海南岛的渔船停靠于此，补充淡水，也陆续续有人留下。

南威岛上有一简单的水井，卢业发他们每天靠着喝井中的淡水为生，“但是随着淡水用得越来越多，水的味道也开始从淡变咸。”时隔六十多年，卢业发回忆起那口井，依旧念念不忘：因为有了井，岛上生活条件也比船上好许多，可以用那口井的水洗澡。

一个半月后，渔船从新加坡返回，此时船上已经装满了煤油、布匹等各种各样的洋货——渔船把捕获的干货运往新加坡更换洋货，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统一的货币，只能以物易物。

“一路上，我们还去了南钥岛、舶兰礁、南密（鸿麻岛）费信岛、马欢岛。”卢业发记得，费信岛、马欢岛这些岛屿的礁盘因为太小抓不到鱼，只能在岛上将贝类、鱼类晒干。老人用手在南沙海域画了一个半圆，将南海的各个岛礁连成了一个串，最后航行的终点是回到潭门港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卢业发从父亲手中接过更路簿与罗盘，成为一名船长，尽管帆船在上世纪70年代换成了机帆船，渔民们在西沙作业依旧恪守着传统作业的航线和时间。图



老船长卢业发。